

拙堂紀行文詩卷之一

齋藤正謙有終著 門人中內惇編次

京華游錄

中內惇曰。灤泉餘草。有葉捨山詩云。  
俗工擲筆又何怪。此是南宋水墨圖。  
與此文所云前後相反。先生晚年見解之。  
進大率類於此。惇曰。惇亦嘗拜神祠。古木  
之心。自生淳曰。間捕議論其

文政九年三月上請西遊京攝蒙允。四日夜平松子  
愿。吉田子敬。鹽田士鄂等來餞。各賦一絕而去。五日。  
午前起程。過筆捨山。傳是狩野古法眼擲筆處。山不  
甚奇。一堆部婁耳。老畫師不能狀。殊可怪也。晚宿阪  
下。六日早發。過鈴鹿嶺。抵權現祠。日初升。路甚險。羊  
腸詰曲而上。夾以怪巖古木。傍多溪澗。過田村明神  
祠。華表煥然在道右。神能敵王愾。以滅山賊。其廟食

妙在簡

百世宜矣。抵石部驛。望比良三上諸山。晚宿草津。余脚力猶人也。是日踰絕險行十二里。大疲。晚途一里許。殆如涉數里。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信矣。七月早發。過勢多橋。望琵琶湖。渺瀰粘天。適大風。驚濤洶洶如海。抵石山寺。山以石爲體。突怒偃蹇。奇怪萬狀。得磴而上。上有佛堂。堂中有源氏室。傳是紫姬草源語處。寺藏其影像及硯云。又有觀月亭。臨湖風概無比。尤宜於秋夜觀月。故名。八景中所謂石山秋月是也。反出官路。過栗津。訪今井兼平墓。墓在野田中。兼平雖不能諫止義仲之叛。奮鬪致死。不負所事。其

博曰亦議論

淳曰看先生氣節

志可哀。過膳所。道傍有義仲寺。門閉。本不甚欲入。不叩而去。抵三井寺。躡蹬而上數百級。佛殿壯闊。俯臨湖水。唐崎竹生島諸勝。一覽在掌。取路古關入京。卸裝三條橋旅舍。詣我堀川邸。見留守山内某。遂抵中立賣街。見瀨尾文子章。適座有大德寺大綱和尚。見住紅梅院。約以十日赴其詩宴。晚拜皇居而還。八日遊宇治。由東洞院取路竹田。抵伏水豐後橋。川廣可二町。水駛急。其東有大浸如湖。所謂巨掠池也。涉隄五十町許。達宇治橋。見郡吏高木知周。我葭草也。不見三四年。對飲歡甚。遂宿。九日朝。喫茶。香美殊勝。蓋

惇曰聞雜新後榮  
山日荒可惜

宇治茶甲天下。而豐太閤品天下水。又以宇治橋茅  
三柱間為第一。宜其美也。陸羽茶經謂山水為上。江  
水次之。驗之於吾邦。殆不然。飯已知周導余遊黃檗  
山萬福寺。明僧隱元禪師所創。堂室皆效明制。雅潔  
可喜。上朝日山有稚郎皇子墳。稚郎與仁德帝讓位。  
至於貢魚爛腐無收者。遂不立而薨。帝不得已即位。  
是千古盛德。比之夷齊有加焉。但其墳冢未知是否。  
恐出後人之偽造耳。山上西望浪華淡島之間。歷歷  
可辨。風概絕佳。宜其入古歌之多也。遊興聖寺。道元  
禪師之所創。有永井信州碑。係林羅山撰。又有鐘銘。

抵平等院。有鳳凰堂。按永承六年。關白賴通創建此寺。距今殆八百年。彫畫煥然。當時之華麗可知矣。出寺過橋姬祠。日已傾。復宿知周宅。十日辭知周。下宇治川。舟行如箭。頃刻達豐後橋。過桃山。花數千株。望之如霞。但係豐家舊墟。使人慨然。東崖翁詩。金湯變作桃花塢。遠近霞蒸十里紅。正謂此也。抵藤森祠。祠祀舍人親王。我輩所當尸祝也。過稻荷社。壯麗無比。遊東福寺。正殿安釋迦像。長數十尺。傍有二佛及四天王像。製皆古雅。堂背有通天橋。架溪長數十丈。水甚清冷。樹木葱倩。幽邃之狀可掬。寺中不見一花木。

博曰有此類可備  
參考故小竹云不  
必刪

淳曰一休雖僧人  
傑也。宜其狀貌之  
雄偉。

傳應永中僧明兆請於幕府。悉伐寺中花樹。蓋慮其爲慕化之具也。過蓮華王院。觀三十三間堂。遂抵方廣寺。舊有盧舍那佛。長十數丈。寬政十年。遭災烏有。但其趺坐處。以石甃之。高如山。佛之壯大可知矣。門前有耳冢。豐公瘞韓馘處也。按古事談等書載源賴義征奧歸。以其俘馘萬餘瘞于六條坊門。建佛堂其上。號曰耳納堂。先太閤數百年。人知有太閤。而不知有賴義。故表而出之。經五條橋。還六角僑居。造子章氏。遂共遊大德寺。過真珠菴。見大室和尚。菴一休上人所住。肖像在焉。狀貌雄偉。凜然如生。鬚髮用其生。

時物云。詣大光院。院我藩祖高山公所建。公初仕大和亞相羽柴秀長。及其絕祀。爲建此以奉香火。永世無絕。真盛德事也。遂赴黃梅院詩宴。見黃門小倉公官醫山脇道作。抵夜而散。宿子章氏。十一日。子章爲導遊。東山。逾鴨川。過知恩寺。俗號百萬遍云。抵銀閣寺。室町將軍義政舊宅也。銀閣猶存。池廣數畝。有龍背橋。洗月泉。幽雅可喜。又有東求堂。其前室安佛像。其後則茶室。廣四席半。後世茶室之制。一本於此。義政以霸主之重。愛閒靜。棲遲於此。世稱其風流。然當其時。山名細川構兵。輦下騷動。義政曾不恤。點茶品

水以消日月。安在其爲霸主也。抵禪林寺。山上有堂。  
所謂觀音堂也。下有池水。櫻花繞之。憇花下店。時猶  
己牌。遊人未多。子章累誦老杜花濃春寺靜句。賞玩  
久之。轉至南禪寺。從後門入。謁景烈祠。本多佐州正  
信廟也。碑係林羅山撰。請主僧上閣。亦我高山公所  
建。真像在焉。乃就拜謁。衣冠儼然如生。傍列大阪死  
事諸士靈牌數十位。元和中。舊閣遭災。時公思死事  
之士不已。一夜與群臣詰及之。爲謀欲薦冥福。或以  
此對。公悅捐萬金營之。雲構翬飛。金碧熒煌。至今二  
百年。煥然如新。嗚呼。公之恤士如此。宜其下爭死不

惇曰此一節至今  
世為舊主吐氣  
又曰亦議論

惇曰花下緋交高  
風可想

自惜也。主僧遂導至中堂。輪奐壯麗。凡十餘室。壁皆貼金畫人物花卉。並皆入神。元信永德等筆也。一室有探幽畫虎走者。卧者。仰而嘯者。渴而飲者。怒而負嵎者。其狀不一。逼見使人毛髮俱豎。門前多酒樓。遂飲邀月亭。庭栽花木數株。水瀛瀛貫注其中。清冷可愛。抵智恩院。樓閣湧出。櫻花之間。縹渺如畫。吾二人立花下。吟諷不已。忽有二人揖子章而前。子章答揖。爲余指示。其一烟橘洲維楨。其一中島棕隱規。余聞二人之名久矣。便揖納交。與之俱去。過長樂寺。又花下遇彥根。人久米道沖。又同拉去。遂上圓山碧雲樓。

樓臨崖。眺望絕佳。歡飲至夜而散。十二日。早過建仁寺。樓閣宏大。從後門出。過六波羅密寺。舊有藤參議佐理所書額。嘗見其搨本。遒勁典雅可喜。今通覽門內。不復見。蓋寺僧恐其損壞而秘藏之耳。抵清水寺。棧閣踞崖而起。曠然一望。京城萬井在目中。而西南諸山。呈奇獻笑。以娛遊人。可謂京師最勝地矣。其下三泉飛出。所謂音羽瀑布也。其上爲地主權現。櫻花爛漫。眺望亦佳。過八阪。觀法雲寺浮圖。遂抵高臺寺。豐太閤夫人杉原氏所創。門內荒涼。但有花木爛爛。怡人目耳。出北門左折。過祇園祠。從此西至四條街。

淳曰亦議論

酒肆茶坊。青樓勾欄。百戲之場。鱗次櫛比。夾路而連。  
實為風流藪澤。既還飯已。造子章氏。遂共出遊。抵北  
野。謁菅公廟。廟壯麗。香花甚盛。公雖遭讒貶謫。天下  
欽其忠賢。廟食百世。彼譖人者。徒見其如鬼蜮而已。  
出後門。謁平野祠。過等持院。足利尊氏所創。尊氏以  
下十三世真像在焉。遂抵鹿苑寺。足利義滿舊宅也。  
有三層閣。號金閣。泥金隱然猶存。上層廣八席。以楠  
木爲之。不見湊合處。蓋一片板也。園池亦佳。比銀閣  
規模頗大。幽雅遜之。又有夕佳亭。蓋其茶室也。抵妙  
心寺。過蟠桃院。見文川和尚。款留啜茗。良久而出。抵

仁和寺。花木繁盛。輝映樓閣。坐茶店。玩賞久之。茶店主人道。此寺平時以昏鐘閉門。獨花時至初更許出。入。蓋出法親王之特旨云。旣昏黑不辨物色。割愛而歸。十三日。與子章及薩邸有川梅隱遊嵐山。已牌出都門。約橘洲未至。取途鳴瀧。過廣澤池。池北有衣笠山。臨水而立。飛鷺泛鳥。自適於山色水光間。風概絕佳。其多入古歌宜矣。抵瑞應院。院屬天龍寺。院主不在。茶師川村宗順代守。善待客。園池瀟洒可喜。適微雨來。淡烟中望嵐山。靄然可愛。乃開宴南榮。觴咏歡甚。酒半。橘洲至。分韻各賦一絕。雨已晴。遂出行數百

弓達大堰川。西岸爲嵐山。櫻花萬株。爛漫如海。其下水光明淨如鏡。花影倒蘸。真幻相對。而橋之卧。槎之泛。舟之去留。人之來往。坐立宛然在圖畫之間。但都人士女。騰沓係途。歌呼如沸。頗爲殺風景。乃共上任有亭。亭在三秀院。距官道咫尺。幽靜如僻境。憑欄而望。山之聲價頓增。留玩久之。旣辭去。日已曛。遊人落落如晨星。鳴禽下上。瀑聲之間。益覺境之幽。少焉金光落波。月出山上。軟銀堆雪。上下相射。橋之在其間。恍如月宮梯。使人飄然欲仙。名曰渡月。信不誣也。旣還院。宗順供飲。遂延入茶室。清談至夜半。同留宿焉。

十四日拂曉復同遊嵐山過渡月橋旭日方升香霧  
靄然循岸而行涉山足徑甚隘猿貫而進花覆頭上  
香風撲撲入衣裳昨日望為雲者得以逼見其真行  
五六町抵戶難瀨瀑一小泉耳淒神寒骨殆為深山  
幽谷想又行四五町地漸上抵大悲閣閣角倉了意  
所創林羅山碑在焉却立而望嚮之花木皆可俯見  
而古木怪巖夾水錯立奇不可言昨日所未覩也吹  
烟久之復還瑞應飯已橘洲梅隱別去余與子章亦  
辭而出過臨川寺前臨堰川故名主僧剛中和尚迎  
飲焉瘦亭亭有十景恨不能一時并得獨和尚常住

於此以嵐山堰水爲園池。靜觀春秋晝夜萬千之狀。

不啻十景。不知何修以享此清福。可歆羨也。遂抵天

龍寺。樓閣壯麗。寺僧延入方丈。園池甚佳。池形如心

字。名曰曹源。夢窗國師所造云。池西有龜山帝陵。其

上有七老亭。攀躋數折而達。對岸即嵐山。地絕高滿

山之花。莫得遁隱。俯視堰川。如一匹練。紆餘曲折。隱

見於數里間。而東南諸山。出沒春靄中。精藍募置丹

樓寶塔。縹緲現出。子章爲余一一指點。使人不暇應

接。於是竊謂觀花不遊嵐山。猶不觀也。遊嵐山不上

七老亭。猶不遊也。既下山去。復逾渡月橋。抵松尾祠。

惇曰寫嵐山之景

凡四處無一處不

變化最後以觀花

不游嵐山云云二

語收束之譬如調和種種異味作一

羹汁甘美適口

境幽廟古。使人竦然起敬。又遊西芳寺。是夢窗退棲之處。寺雖小。園池之美。不減天龍。至於幽邃楚潔。殆過之。十五日。見猪飼敬所彥博。午後謁鴨上下祠。上祠祀別雷尊。在鴨川上流。山古地靈。泉流虢虢。橫貫門內。瑩然玉色。掬飲之甚甘。下祠祀神武天皇。在上祠東二十町許。林泉亦佳。祠廟整潔。不減勢太廟。其東數町爲糺河原。水分流甚清。酒店茶肆。跨立其上。櫻花繞之。使人徘徊不能去。十六日。早遊東寺。有五層浮圖。高二十九間。見數里外。俗呼其西出門爲羅生門。貝原益軒謂。羅生門即京城南門。當在九條街。

悼日亦參考

淳曰亦議論

伊藤東涯謂羅生當作羅城即國門也據此則知俗說之妄過本願寺奉一向教殿閣侈麗其北鄰爲興正寺隸本願寺亦壯麗其南則本國寺奉日蓮教亦大寺也本願有東西二寺東本願寺在六條烏丸此其西者也一向家又有佛光寺日蓮家又有大覺寺妙覺寺皆爲大寺聞當今天下佛寺至四十六萬而二氏尤盛使韓昌黎見之其歎憤何如哉午後造中島氏留飲抵晚而還十七日見賴山陽襄欵留數刻而去遂造畠氏留飲抵夜而還十八日從子章見官醫福井丹州需居第頗麗牀榻帷帳皆倣唐山制有

三層樓扁曰千山萬井。遠之四山若俯若立。近之京城宮殿第宅。並收之指掌。二子棟園晉達所隨亦出接。爲設千里鏡。觀如意瀑布。歷歷在目中。俄而墨雲沓合。雷雨大至。忽使人坐淡墨圖中。丹州以雨沫入欄。命下水晶障以蔽之。衆山玲瓏。望之甚奇。旣雨晴。辭去。十九日遊比巖山。山在京師東北隅。爲王城之鎮。故稱艮嶽。已牌出都門。由今出川。行三里。所抵八瀨。地僻在山麓。風俗醇朴。男子不去頭髮。婦女戴薪材諸物。往賣都下。憩一茶肆。主人道村民皆以供事王府。免一村租稅。並受領云。出村數十步。即入山險。

惇曰亦氣節

甚。詰曲而上。五步一立。十步一息。喉中喘喘作聲。凡行十八町。抵元黑谷。路漸平夷。過淨土院。併堂前置大銅盤。其上設一圓珠。泉湧然仰出。掬飲之。清冷熨齒。觀相輪塔。高數十尺。飾以銷金。輝映山谷。過釋迦堂戒壇講堂。遂抵中堂。尤爲雄深。堂下有殘雪。山之深堂之大可知矣。周覽而反。時日過午。腹汨汨告饑。望一茅店赴之。陋甚。供脫粟飯豆腐湯。饌具臭穢。不可下箸。忽謂我輩武夫。一旦緩急。率夫曠野。欲食草根馬汁。不可得。況脫粟乎。罷勉盡二腕而出。上四明峯。得一大石登焉。高出諸山上。豁然一望。右顧京城。

惇曰先生功成名  
遂退老於茶磨山  
其高尚之節不在  
文山之下  
又曰亦議論

粉牆丹樓。窈窕綠樹中。左則大湖。紺碧萬頃。如展西  
洋畫。其前有物如車蓋者。蓋辛崎松也。相距數十町。  
歷歷在目。其大可知矣。久之遂去。取路雲母阪。高屋  
建瓴。飛下不能自止。食頃達一乘寺村。抵詩仙堂。石  
川丈山先生舊宅也。林泉甚佳。壁板畫晉唐詩家三  
十六人。探幽筆也。先生又就畫像上各書其一詩。古  
雅可喜。其餘手澤琴書諸物。儼然猶存。先生以麾下  
士從伐大阪。有殊功。勇名高於當時。老而卜築於此。  
誓不蹈市朝。風流文雅為海內之唱。使後之人想象  
歎息。可謂一代偉人矣。抵晚而還。夜詣猪飼氏聽講。

二十日。造賴氏。扳談久之。賴欲與遊華頂。余以將適大阪。固辭而去。晚抵伏水附舟。二更離岸。舟行如箭。抵淀城下。夜已深。思睡。枕藉舟中而寢。二十一日拂曉。達大阪。卸裝內淡路町旅店。詣我天滿邸。見留守平塚某。謁天滿祠。遂見篠崎小竹弼。留飲。適其徒後藤世張廣瀨公坦等十餘人來設詩宴。觴詠抵夜而散。二十二日。遊生玉天王寺住吉祠。遂抵左海。觀妙國寺鐵蕉。飯於難波亭。庭有松樹。廣袤數畝。而高不能數尺。號為蓋松。取路來路之西。經日本橋而還。晚附舟。復上淀江。至牧方。快舸來賣酒食。以惡言相加。

土俗久有此嗟來之食。人遇之不怪。二十三日拂曉。達橋本飯岸上店。行經山路半里抵八幡從後門入。廟甚壯麗。有神鳩數百來集人肩。谷谷求食。撒菽與之。就地聚啄。恬然不驚。出前門。循磴而下。中央有清泉湧出。構屋蓋之。所謂石清水也。抵淀城觀水車。過鳥羽而還。於是歸期方至。謀以明日發京。晚詣子章氏告別。留飲抵夜而還。二十四日子章來辭。午時發京。復上清水寺。取路滑谷。抵山科。訪大石良雄舊宅。宅今不存。一圓碑在焉。徃年伏水人某等所建碑文。係彦根龍野公美撰。過三寶院。醍醐寺。花猶爛漫。豐

太閤醍醐之遊。蓋此地也。花尚如故。其人安在。慨歎而去。過六地藏達宇治。造知周家宿焉。二十五日與知周辭。至玉水驛。喫午飯。出驛數町。有一小流。清瑩徹底。土人謂之井出玉川云。取路神童寺山路崎嶇。行可十里。山盡。南望三笠。春日諸山。近在掌中。循木津川。躡巖而行。過甕原。晚抵笠置。有山臨木津川而起。怪石萬狀。奇甚。元弘帝蒙塵處也。適天欲雨。不能上。遂宿山下。二十六日。雨。午時抵上野。造廣禪寺見惠文師。師供飯。扳談良久而去。過中瀨。山水甚佳。晚上。宿平松。二十七日。亦雨。下長野嶺。路甚詰曲。夾以老

惇曰中瀨山水甚  
奇老松屈曲剗生  
嵒間倪迂畫法不  
啻也惜維新後斬

伐通道無復往日  
之觀

木怪巖。傍多溪澗。水流碨礶間。潺湲可聽。凡行五十  
町達麓。雨適晴。泥濘活活。誤步者數矣。未牌達于家。  
此等人人所記者。不記可也。今屬刪。先生自記

人皆游而不記。記平實。亦有可備參考。不必刪焉。

小竹散人筱崎彌

此錄先生自以為不足存。然小竹翁既言其不可  
刪。則惇之命削刪。亦未必為不可。

明治十四年十一月門人中內惇僭評

拙堂紀行文詩卷之二

齋藤正謙有終著 門人中內惇編次

京華游錄附錄

登石山寺

好事天仙奮鐵鏈。琢成嵒石萬狀奇。黑龍騰驤白虎伏。層層入雲丹梯危。上有香閣之高縹渺。下有大湖之碧玻瓈。傳是源語成草處。風流千載稱紫姬。芳蹤寄在名勝地。地靈人秀相得宜。畫圖省識湖山景。今日相訪不相疑。一笑當時詞林傑。甘向女郎立降旗。

過琵琶湖

昔見芙蓉八葉峯。今過琵琶萬頃水。東西巨觀天下  
知。吾生何幸并雙美。麗比西湖壯洞庭。琉璃粘天二  
百里。帆影雁行望中明。陰雨亦竒况好晴。碧甃粉蝶  
連西岸。激灔波涵膳所城。長橋如龍蜿蜒卧。金鰲戴  
出島如笙。君不聞上古神仙費思構。開湖築嶽一夜  
就。譬如東父與西母。兩偶相望鎮宇宙。安得李杜倚  
天如椽筆。併掣湖岳卷中屈。

過平等院

賴山陽曰使事甚  
切又曰翻案甚妙  
中內淳曰唐人口

文武全才一世雄。白頭舉事戰功空。九原不起源三  
位。枯樹花開春寺風。

## 下宇治川

河恬海晏偃干戈。醉卧扁舟高枕過。却想兩龍爭渡處。橫流猶起舊衝波。

## 過桃山

城墟落寞夕陽間。金屋美姝蹤似刪。當日豪華何物在。桃花如錦覆春山。

黃梅精舍集分韻。座有黃門小倉公。得拜謁。故及。

來游尋紫野。門靜任人敲。蓮社結新識。華伸叨下交。春風花破蕾。晴日燕營巢。無句酬佳況。自甘泉石嘲。

題東求堂

惇曰味史上乘

輦轂紛紜被劫灰。堂堂霸主賦歸來。可憐十笏點茶室。恰是周王避債臺。

同瀨尾子章飲邀月亭

在南禪寺前

柳外春風帘影開。芳樽留客共敲推。羣山隔霧黛眉淡。高閣出花金碧堆。裘馬誰人踏青去。綺羅幾隊擁紅來。醉餘好待夕陽盡。邀月亭前咏月回。

華頂山遇烟橘洲中島棕隱。遂俱上圓山碧雲樓。歡飲至夜分韻。

山陽曰丹酒疏筆  
天然好對頭聯亦

秀朗  
岡本花亭曰恨犯  
古句然亦佳聯

酒醉耳閑聞筑紫箏。遠柳罩煙春水暗。高花帶日暮  
山明華樓上夜更勝畫。新月入欄香霧輕。

同前次棕隱韻

絃歌雜沓湧林垧。占斷陽春在此亭。暮嶺花飛風曳  
白。晴川日落水紆青。袖光妓舞樓頭月。燈影人歸山  
下星。醉坐團欒文字飲。苦吟自有一心醒。

上清水臺

憑空傑構架崔嵬。群嶺搖光一望開。晴旭烘衣花氣  
暖。熙熙春日上層臺。

西郊夜歸次子章韵

山陽曰佳語

山陽曰宛然如見  
秀甚腴甚

暮烟橫路宿禽號。數里暝行過野臯。皎皎忽疑新月上。一團櫻雪擁林高。

仁和寺看花

撲地暖香雲幾圍。閑吟倚徧玉闌干。昏鐘今日爲花晚。放却山門到夜看。

嵐山看花。同烟橘洲有川舜臣瀨尾子章賦。

花亭曰洛勝諸詩流麗如其境使人艷想神飛山陽曰結處有力似勝東山詩尾

休問京城春奈何。名花先數此山阿。樹低遊屐穿雲去。風起輕槎載雪過。嵒壑水明嵐影斷。笙歌人散瀑聲多。吟行要渡長橋月。立待金光湧碧波。

晚自嵐山還宿天龍寺。

迷花不覺到昏黃。爛醉來投選佛場。參叩何須真一

炷。嵐山帶返滿身香。

題焉瘦亭在臨川寺

花亭曰四字與題  
意別然無害為佳  
構

無邊春色繞禪關。別築團瓢在碧灣。一指何須煩示  
客。吾無隱爾水西山。

過六條有感

山陽曰誰敢言到  
於此

巍巍佛殿表神京。金碧煌煌塗血成。回首翻憑路人  
問。春雲何處鳳凰城。

上四明峯

來上四明頂。壯觀勝昔聞。帽尖捎高鳥。鞋底起層雲。

湖水琉璃淨。京城金碧分。飄然小天下。欲共羽仙群。

訪詩仙堂

山陽曰命意奇而  
切

風流宛在舊林泉。海內流芳二百年。安得丹青貌半  
采併呼三十七詩仙。

贈賴子成

山陽曰溢美滿紙  
讀之面熱然公非  
貢諛者則不可不  
謂知己

宛馬自有汗血種。賴家父子盡逸群。西海夙稱三才  
子。龍頭鳳毛最推君。腹笥便便書萬卷。下筆有神經  
世文。目中無人曠今古。豪氣道上衝紫雲。泛駕之材  
脫短轅。直展驥足馳中原。詞鋒犀利斫銅鐵。文陣一  
揮千軍奔。優劍劉墻與賈壘。追逐班馬沂。詞源大筆、

如掾補國史。生平功業此中存。鴨川卜築二十年。未  
曾曳裾向王門。盛名之下難逃避。佳客滿坐美酒樽。  
鮁生通刺幸不拒。葵心歡喜披雲睹。談笑不唯肝膽  
傾。一言叨蒙知己語。世間未知太冲賦。玄晏爲作三  
都序。世間未知明允文。六一先生獨推許。駕駘不敢  
比古人。偶然誤被伯樂顧。天下爭輒今有誰。不知何  
人扞牧圉。若收鉛刀一割用。私心不讓百夫禦。

烟橘洲宅小集分韻

暖風庭樹靜。桃李媚韶光。慢火茶難老。飛花酒更香。  
論文春晝短。看晝靜宵長。已伴東山宴。醺然又一場。

山陽曰丈夫語所謂差強人意。隱如一敵國者何啻百  
博曰山陽之重先生觀此評可以知之矣

花亭曰真景  
山陽曰寫景不可  
刊置別處

夜下淀江

湍流枕底響淙淙。一夜東風下大江。客夢纔醒人語湧。萬家曉色入篷窓。

暮春廿一日入浪華。訪筱崎承弼。承弼招後藤世張廣瀨公坦等十餘人設宴。分韻得虞。

求勝飄然到阪都。旅裝纔卸此樞趨。欲從南郡問經旨。且向高陽爲酒徒。醉眼生花春未盡。吟毫揮玉日難晡。龍門一入深無測。幾個相逢滄海珠。

已辭京師。取路滑谷。重上清水臺。

華洛重遊是何日。歸裝已就且徘徊。癡心最戀東山

山陽日唐音

好迂道復登清水臺。

公詩不如文。蓋其緒餘。不深用力者。然才鋒淵  
然。自不可掩。非以此名家。沾沾自足。而纖弱不  
足觀者比也。

山陽外史襄

妄筆點污。恐失當者不尠。幸見指教。其或有可  
取者。亦幸審擇。

岡本成頓首

先生用力於詩。在中年以後。此什是少壯之作。  
宜矣。佳篇之不多也。然山陽花亭既推許之。勿

感乎星嵒弘菴諸人稱贊其中晚之作也。

明治十四年十一月

門人中內惇僭評

拙堂紀行文詩卷之二終

拙堂紀行文詩卷之三

齋藤正謙有終著 門人中內惇編次

客枕夢遊錄

中內惇曰客舍  
樹不唯引出芳山  
千樹又能引出數  
千言好文字則一  
樹亦不為無功

余平生有烟霞之癖。聞和州多名勝之區。寤寐欲一游之。文政丁亥春。余與市川肅夫。早崎子信。俱如伊州。客舍一樹花適開。談及芳野。想像歎息者久之。余曰。藩法不禁夢遊。欲涉枕中之境。如何。二子欣然請從。各借枕而寢。甘眠一夕。願果得遂。已寤。書其所見爲記。三月二十二日。乘款段抵名張。捨騎而步。邑西有水。得橋而渡。是爲梁瀨川。半里入山間。危石懸嵒。

羅列水陸。奔流如龍出其間。甚奇。至三本松。地已屬和州。過山邊。赤人所產。土人云。村西有遺墓。同人疑其假偽。不肯往。歇一茶店。遇一僧人。從小僮謂亦將往芳野。村在山間。田野盡闢。菜畦麥龍。延至高山之巔。非土肥民勤。安得如此。聞近畿諸國。大和最爲肥饒。意然。山行崎嶇。數十里。經萩原吉隱。所見畧同。日亦將晡。同人頗疲倦。忽遇一岡。石榜上題曰長谷之道。登則眼界頓豁。寺在前山中央。金閣寶塔。窈窕緣樹間。其下碧甃粉牆。人家且千。實爲壯觀。同人連聲呼快。謂足以酬終日之勞。下阪數町。自大門入。穿廊

惇曰惇亦嘗登此岡矣今讀此文有重登之想

惇曰亡友土井士  
恭好作滑稽語雖  
堂堂大文享亦或  
有之先生則不然  
唯其記文中時有  
一二語耳

廊長二町許。服南郭詩。三十三天次第攀。信矣。曲折而上。石級承足。磨礪可鑑。右傍有一老梅樹。榜曰紀貫之故里梅。出後人狡獪耳。廊盡卽爲大悲閣。閣架崖而起。與清水石山同制。俗呼爲舞臺。余笑道仙人好樓居。觀音愛舞臺。何仙佛之好事歟。二子亦粲然。倚欄而望。櫻花爛漫。坐入白雲中矣。通覽而出。已昏黑。長廊掛燈數十。纍纍如連珠。宿山下旅館。溪聲喧騰。深夜更甚。客夢屢驚。誤爲風雨大至。二十三日早發。出南門過黑崎。聞此側近爲朝倉。雄烈武二宮所在。烟巒霧樹。不可得而識。使人有滄桑之感。一里

半至追分。右折六町許。過佐野渡。謁三輪神祠。祠背有山。山盡老杉。就祀爲神。祠前亦多杉。有標杉雙杉。皆大連抱。蓋數百年物。又有僧玄賓掛衣杉。玄賓棲此山阿。以和歌聞於後世。店主人道八町外有其遺廬。盍往觀乎。余私謂玄賓遜世之士。其遺歌謂秋果奴禮波問人茂無。乃知當時猶無問者。況數百年後。孰識其居趾耶。縱使有之。亦赤人墓貫之梅之類耳。遂不往。過櫻井。係我藩封疆。邑屋稠密。爲四方走集。我藩除二伊外。有城和提封五萬石。北起城之笠置。南至此州多武山下。自爲一膝薛。差奉行官屬。掌其

政事治於古市。在平城南半里從櫻井南半里爲多武北出

惇曰如讀韓文公  
山紅潤碧松櫟十  
圓之句

路有一桓表全石爲之高可三丈從此至嶺五十餘  
町。町樹一小碑爲標道右有倉梯山多入古歌其下  
流水潺湲茅舍竹籬家家設冰燈鴉軋相應幽靜可  
愛既而疊巒層巖澗水沸白棣棠櫻花點綴其間愈  
進愈佳是地處芳野長谷中間號爲勝區飛鳥井大  
納言雅章稱爲花中宿信不誣也。吉野紀行云尋來而  
爰茂櫻乃峯續芳野

初瀨乃花  
濃中宿

前至一聚有茶店酒坊入一亭午飯前僧  
先在欣然相慰及其先去期會於芳野飯已前入總  
門渡橋瓦屋覆之山古樹老地逾幽邃又前上石磴

櫻花夾之。丹樓縹渺湧出其上。入樓門。廟殿宏麗。未  
覓其比。庭中不見一僧祝潔淨無塵與他祠喧擾索  
錢異。廟祀大職冠鎌足公。及其子淡海公。廟東有藤  
架長數十丈。又有奄羅樹膚皮滑膩如百日紅。傳言  
自天竺來者。又有十三層塔。蓋其下葬大職冠云。下  
磴謁總社。有支院四十二。並清麗。余嘗遊京師諸寺。  
未覓其比。真神仙境也。元享釋書比之西土五臺山。  
不誣矣。出南門左折。山道崎嶇三里。至上市。芳野已  
在目中。心躍然忘疲。呼舟渡芳野川。至飯貝。又一里  
許。至四手掛祠前。阪路詰曲穿櫻而上。上則千樹在

博曰形容得巧

下不留寸地。俗所謂一目千本者也。但前日風雨花減十六七。爲可恨。聞此花以立春七十日爲期。今我來愆一二日耳。何不少待也。然皚皚堆積綠樹間。風起則飛雪漫空。猶爲壯觀。前僧相待山上。迎笑道來何晚也。遂俱抵吉野町。有一銅華表。實爲藏王北門。入門前旅館卸裝復出。欲以觀前路花。嘗聞芳野之花山下早。山上晚。故余見千株之殘。未甚懊恨也。至藏王堂。亦壯大。楹兩人圍之。堂前有櫻四株。傳言大塔王手植。未知然否。其傍有一鐵器。形如釜鑊。口徑六七尺。底有圓竅。古色鬱然。質之土人。以爲塔尖之

博曰就寫景出櫻  
名就櫻名出御歌  
極不費言語

輪塔今不存。然見牙足以知象之大矣。左轉臨崖多花可玩。又前抵吉水院。元弘帝蒙塵之初。假爲行在。先是源判官脫難來。亦稅駕於此。故藏帝及判官遺物云。前嶺多花爛漫正開。其在嵒壑際者。望之如銀河倒落。和歌者流呼爲瀧櫻。其在山巔縹渺接雲者。呼爲雲井櫻。元弘帝有御歌。新葉集載爰耳天茂雲井乃櫻咲耳計里唯假登思仁余顧同人曰請持此以報諸君且古稱芳野之花豈千株之謂乎同人懽然諷詠久之反至寶城寺寺在藏王堂西謂南朝三帝離宮宮殿猶其遺制云日將暮還旅館館三層架崖上層棲客次層爲家

人及庖湧所在。下則貯薪材諸物。比屋皆然。備後菅  
茶山詩。山脊連厔作市闈。入門凭檻卽樓居。正謂此  
也。僧頗風流能和歌。作數首相示。稍叩之。乃知爲伊  
州西蓮寺主。謂亦夢遊。余登時腹中得句云。夢中又  
遇夢中人。欲完之。不成而止。旣就寢。雨至。終夜淋冷。  
睡不能穩。二十四日。欲窮諸勝。以雨甚路渾止。復路  
過千株櫻。素娥含淚媚人。所謂雨亦奇者也。左折至  
六田。復渡芳野川。萬葉集中。所謂六田淀是也。渡口  
舊多植柳。故名爲柳渡。昨日所涉。呼爲櫻渡。名並不  
俗。逾蘆原嶺。過比蘇寺。涉險三里。雨益甚。達壺坂寺。

榜門曰南法華寺。有廣堂高塔。同人疲甚。入歇一店。  
店臭穢狼藉。呼酒酸不適口。供飯硬不下咽。僉勉强  
盡一兩碗。以爲點心。二里至土佐町。城號高取。在道  
右高山上。雜堞歷歷見數里外。半里路益平夷。見道  
左人家間有一圓邱。余疑其陵墓。徃視焉。一洞巖巨  
石爲屋壁。口高六尺許。濶加三尺。隧道二丈許。竈突  
上下四方可一丈。蓋貴人墓被發掘者。旣出問之。無  
識者。問其里名。曰越村。隸高市郡。默記而去。三町至  
平田村。謁欽明天皇陵。延喜式所謂檜隈阪合陵是  
也。土人呼爲梅山。又以陵上多小石。謂之石山。按史。

博曰石人圖跋既見先生文集

後藤松陰曰有毋  
古之辨而有躋勝之具者往往有此不堪噴飯之興讀

推古帝二十八年以砂礫覆檜隈陵是也陵前有石人四軀其狀各異若笑若怒若夜叉若猿猴然兩膝及背又各有如面者古色蒼然其爲千年以上物無可疑也土人道此物埋沒久矣元祿中掘地得之云平城眉間寺聖武帝陵亦有石人嘗見其圖畧與此同蓋當時置陵前猶後世廟社設石狔耳魏志所謂翁仲者恐亦此類或以爲石佛其狀殊不相類且當欽明時佛法未行於世是其非觀音地藏類亦明矣肅夫素有好古之癖見之驚喜捨傘杖手摸寫之衣裳盡濕不以爲意又聞有鬼廁鬼俎者徃見之田間

至此不覺絕倒

惇曰肅夫愛梅善  
畫梅自号梅顛

泥濘顛仆者數矣。東數町有一石窟。相傳爲垂仁帝弟倭彦命墓。書紀所謂身狹桃花陵是也。鬼廁棄在路傍。以石爲之。大如車箱。鬼俎在其上。麥隴中。長短廣狹。與廁相若。並河氏大和志。以廁爲櫛俎爲其蓋。意然反出來路。欲觀石船。遇一醫師問之。醫師熟視吾曹曰。公等冒雨尋古跡。意必異人。某請先導。同人大喜。從之行。叩之知其住越村。舉嚮之圓邱質之。謂是爲巨勢都彦命墓。村內又有其祠。幕府士巨勢某實其苗裔。頃年遣使來祭之。既檢神名帳。果有巨勢氏三日弟子。

惇曰醫師先導甚  
是好意且其言頗  
資考証不負爲賴  
氏三日弟子

地為越。蓋巨勢之轉訛耳。過天武天皇陵就謁焉。陵在路右。殊為高壯。持統帝令葬於此。土人以其形圓。呼為丸山。式所謂檜隈大内陵是也。左折渡獨木橋。涉田間數町抵一岡。石船在焉。岡下舊為益田池。有碑。僧空海撰。見其性靈集。碑築高取城時。採去甃之。白河侯所緝集古十種。載一雷字。蓋就城基摸搨者也。此石實為其趺里。人不識來由。遂呼為石船云。趺高可二丈。碑之大可知矣。醫師騰躍而登焉。余賈勇繼之。肅夫子信不能從。其上可坐數十人。步而數之。豎得十二武。橫其半而加八之一。石面有方鑿二徑。

三四尺左右相對。是蓋承碑處。石上高顯。望頗空豁。  
因問所謂三山者。醫師爲余指點。迤北最近者爲畝  
傍山。又其北稍遠者爲耳梨山。東北最遠者爲天香  
久山。皆小山耳。益田碑文所謂左龍寺。右鳥陵。大墓  
南聳。畝傍北峙者。皆可坐而按焉。余謂自太祖相土  
中營。糧原宮諸帝遷徙不出此間。當時壯觀可想。今  
荒邱曠郊。皆不可的知其處。且據碑文所云。笑昆明  
之非儕等語。池水之大。當如湖海。今也數里內求一  
帶水。而不得焉。況於所云春繡秋錦。玄鶴黃鵠之美  
觀者乎。又其所謂蒼海之變。於今日見之者也。可勝

博曰多覽古蹟不  
可無一感慨

松陰曰周藏幼時  
在京其於先師賴  
翁亦三日弟子矣

惇曰超然臺記南  
望馬耳常山一段  
誠為絕妙此亦其  
流亞

歎哉同人亦皆愴然日將晡醫師曰草廬不遠公等  
幸賁臨茶粥菜羹為一夕之供言甚懇切余旣愛其  
蘊藉又聞此衷悃之言欲從之但以歸期有日辭之  
同人各陳姓名結交別去醫師亦陳姓服部氏通稱  
周藏家世以醫仕高取云復取路田間出於官道過  
畝傍山東本欲謁神武天皇陵以日暮途遠不果旣  
昏黑同人疲極悔不從醫師之言一里半達八木宿  
二十五日天始晴由耳梨山西至二階堂邑此間平  
曠國中諸山皆可指點東南爲金峯遙青遠碧至於  
勢紀之際東則三輪山在野田中狀如覆盆西則雙

峰突兀限天。實爲葛城。其北信貴生駒諸山。隱見出沒雲烟之間。非古名蹟。則古戰場也。人慨然肅夫欲訪其女婿爲和珥宰者。中道別去。期會於平城客舍。和珥爲支封別邑。在直東山麓。相距可二里。其北爲古市。瓦屋粉壁。歷歷可辨。過南柳生。平城稍近。三笠嫩草諸山。並在目中。自發八木。行五里而達。路經元興寺。本爲七大寺之一。荒廢已久。唯存五層浮圖。與子信俱登之。飄然凌空。裂眦之觀極。但塔古頗傾圮。忽思巖牆之戒。匆匆下去。至樽井舖入歇。久之肅夫至。乃俱出遊興福寺。寺罹災。未復舊貫。神鹿馴人索。

惇曰往時殺傷鹿者抵罪今則不然時勢之變雖鹿亦有幸不幸

食一翁搏豆腐糟來賣余買得數十團置之掌上羣鹿就食手摩其背不少驚鹿皆春日社所畜山林街路往往見之有人殺傷者抵罪蚓菴瑣語云明朝南京孝陵內畜鹿數千項懸銀牌有人盜宰者抵死彼此事之偶合有如此者然唐世芙蓉園獲漢時宜春苑銅牌白鹿在彼其來亦遠矣至東大寺觀盧舍那佛過二月堂謁若宮八幡經嫩艸山下山形溫藉不生一樹才艸整齊從麓至巔如蒙青籜宛然土佐氏之圖遂謁春日祠過猿澤池還二十六日欲遊法隆寺既出復雨子信患腹瀉負轎而行肅夫年望七袞

惇曰信然信然

矍鑠健甚。連日未見疲倦之狀。是日亦與余冒雨步行。一里至招提寺。門扁曰唐招提寺。傳言孝謙帝筆。有金堂講堂。及五層浮圖。古色可玩。按此寺天平寶字中創建。距今千有餘年。未嘗改作。天下伽藍無古於此者。獨戒壇堂椽端鏤金葵章。乃知其係近代重修。有大井方一丈許。構屋覆之。名醍醐水。出後門。六町至西京。有藥師寺。與招提寺並在七大寺之數。亦有五層浮圖。其制與他寺異。上有露盤銘云。中堂安丈六藥師佛。併左右協士皆紫銅造。下甃白石爲礎。寺僧謂是瑪瑙非石也。聞寺藏佛足石。請乃得見。八

博曰海內唯此他  
利所無

町至郡山。城在道右。街長二十四町。南北有門。出南門一里至小泉。又一里抵法隆寺。午節門前店。雇土人爲導。入覽夢殿。傳法堂。舍利堂。至二王門。導者謂其一木造。其一泥造。貌並瑰偉。入覽金堂及五層浮圖。至講堂。堂中一扉。開闔作聲。如協律呂者。命導者更作之。數四。開之。作笛聲。闔之。作笙。作簫。栗同人頗異之。上西圓堂。有弓劍甲冑及鑑。委積羅列。不可勝數。謂凡祈請獲遂。則納此諸物以賽之。梁上有金瓢。豐太閤所納云。寺內備七堂伽藍。輪奐巍峩。加之古蒼鬱然。殊爲可觀。私謂此行長谷之宏壯。多武之清。

博曰品評甚當

惇曰先生集中有  
陪游笠置山記極  
為名篇

麗併法隆之古雅爲三絕其他如平城諸寺遠在下  
風出南門八町至龍田川觀新楓復路而還至小泉  
雨止泥濘艱步不能如意已暮達平城宿今御門鋪  
二十七日辭平城過般若寺右折二里許至賀茂地  
已屬城州從是以東係我藩封疆又二里許經山間  
遇一大川是爲木津川循岸行半里至南笠置飯山  
下店上笠置山山不甚險盤回而行凡八町達福壽  
院山上多奇石巨巖舊有彌勒巖文珠巖經火漫滅  
獨虛空藏儼然猶存巖高四丈許佛身專之狀貌奇  
古其北有洞門門石大五六丈此間老杉怪柏鬱葱

藏日而大石錯立。若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股栗不能久處。旣出洞門。眼界頓豁。見行雲飛鳥數里外。循崖而進。危石懸巖。益出益奇。視不暇給。私喜三絕之。

外更添一奇觀。我藩津阪東陽翁記中詳之。今不復贅。聞元弘之亂。山下飛鳥路村民導賊將陶山等襲陷行在。本邑民惡之。至今五百年不修隣好。先君祐信公嘉之。賜號義邑。製文褒之。已還舉此謂店主人曰。今猶然否。主人瞋目扼腕曰。萬劫如此爾。余感歎者久之。飛鳥路係柳生氏之封云。呼舟渡川。甚雨。及之。一里半至大河原。少憇。又一里半至島原。雨猶未

停。日店主人一言凜然使人瞿然而覺耳。但人不自覺耳。博日店主人一言爲結尾作勢金篇。

皆振

止。日亦暮。乃宿。二十八日。開晴。乘山兜發。二里達上野。

諸游記質實不華。時寓考證。所以可傳。

小竹散人筱崎弼

一夢連日。訪古蹟。探名勝。發而為此錄。寫景述情。有風流。有考證。各得其宜。洵非徒作。

明治十四年十一月。門人中內惇僭評。

拙堂紀行文詩卷之三 終